

金牛洞的回声

□朱益华

铜陵凤凰山金牛洞,本是一座静卧在相思河畔的小山,20来米高,并不起眼。惹人好奇的是那山崖上的几个洞口,幽幽的,难免使人敬畏而心生鬼神。于是便有了神话:传说有金牛从石洞出游,“乡民设阱拦截”。这传说,被白纸黑字的县志记载,流传至今,有四百多年了。1971年元月1日铜陵有色凤凰山铜矿投产,笔者当时在矿安全工作。一天,我背着工具包去药园山南风井,大约受到神话的蛊惑,路过金牛洞山脚,我攀到其中一个洞口,想一探究竟。洞口很小,只可容一人跪爬进去,黑窟窿洞,手电照进去,湿漉漉的石壁上挂着苔藓,望不到底。

跳出传说,走进科学。1953年地质队的钻机探向凤凰山地层深处,1964年的夏秋之际,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亲临凤凰山考察矿床地质构造,常印佛学部委员主持矿床勘探分析工作。1965年完成的《安徽省铜陵县凤凰山铜矿药园山矿床储量报告》,表明这里储藏铜金属33万吨。从1966年起,凤矿迎来了世界一流的采选设备和自动化控制系统。亘古沉寂的矿床从此苏醒。金牛洞下方百米深处,巷道延伸,机声轰鸣。几乎与凤矿投产同时,金牛洞上方高品位的铁矿石吸引了农村、社区两支采矿队,半机械化作业,村民居民大显愚公移山身手,十几年下来,把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山头削掉了大半边,生生掘出一个口径60米、深20余米的大矿坑来。

一天,我路过这里,朝坑里张望。干活的村民中有认识我的,喊我看一根形状怪异的木头。我下到坑底,这是一根长方形的老坑木,一头凿了个孔槽,另一头开了一个榫头。用尺子一量,总长2.5米、边长40厘米。以我能够移动150公斤物体的力气,我双手试托一头,孰料那物件纹丝不动。我直起腰环顾四周,西边崖壁像被切开的蛋糕,碎石层的剖面全是横七竖八的坑木。潜意识提醒我,这山肚子里可能古人开采过,“金牛游走”也许就是与采矿有关的传说。回到办公室,我给市文物部门打了电话。过了两天,他们来人到现场,说是古采矿遗址,有研究价值。临走,叮嘱采矿队,西边坑壁为古代遗址,要保护。1987年夏季,省文物普查组专程到金牛洞查看。此时,采矿队正干得热火朝天,机声隆隆,炮声震天。一年前现身崖壁的古木榫竖井,摇摇欲坠。普查组负责人见此情景,心中着急,回去就向上级写报告,上面很快就批准了对金牛洞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若从遥远的地质年代说起,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铜矿床,生成于一亿三千万年前。直到三千万年前,它的浅表层矿脉始被锤凿声“唤醒”。万迎山、药园山、金牛洞、大工山、铜精山、铜官山、秋浦铜山炼铜炉轰轰烈烈,红星紫烟歇九天。“丹阳嘉铜”、“丹阳善铜”铸器作铭,载进史籍。《汉书》出现了“铜官”,《新唐书》出现了“铜官山”“凤凰山”,《宋史》出现了“铜陵”!

考古人员来到了现场,乘采矿队作业间隙进行工作。凤凰山铜矿积极给予支援:安全科为他们提供攀登崖壁的安全带,并派专职安全员在现场指导;地测科提供了地质实测图纸和资料。随着时间推移,古代采矿巷道、竖井在考古人员的手铲下,陆续显露出来。省内外来了一批文博界人士,经过论证:

金牛洞为西汉时期采铜遗址,上溯可达春秋战国,是我国继湖北大冶之后发现的第二处古铜矿开采遗址,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古代采矿遗迹难得一见,它们全都被后世采矿活动毁灭殆尽。

遗址揭露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就已经精彩不断:遗址采用了水平分层采矿法技术、方框支护充填法技术,榫卯结构的方框竖井和排水设计等等,都令长期从事矿山工作的技术人员惊叹!它彰显了我国二千年前采矿技术先进水平,是古铜都采铜史的缩影,更是华夏青铜文明的实物佐证,其意义不言而喻。

金牛洞古矿址保护工作被提上了日程。可是采矿队还在继续开采,暴露出来的古坑道崖壁也在继续毁损。省、市文物部门着急,专家学者们着急,提案呼吁,调研座谈,献计献策。市委市政府则把采矿队几十号人的安置落到了实处。

金牛洞升华,始于1992年5月的这一天。现场会在凤凰山铜矿招待所召开,市长主持。会上,仍有人对金牛洞“剩余价值”念念不忘。市长总结没有废话,壮士断腕,语震四座。他点名采矿队主管负责人,即日起停止采矿作业,撤出队伍和设备,职工安置方案妥善安置,遗址保护施工队进驻金牛洞。

铜陵有色凤凰山铜矿一如既往地继续给予支持。

两个月后,金牛洞建起了陈列馆、游览步道,坑内筑起了护坡,搭起了防雨棚,椭圆形的矿坑口立起了九十二根白色石柱,寓意金牛洞古矿址保护肇始于1992年。1992年的金牛洞以崭新的面貌迎来了第一批客人——参加《首届亚洲文明暨中国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的中外学术界人士。从此,踏访金牛洞的脚步络绎不绝。



奇怪的是,小轨道从矿坑里运上来的除了一车车的铁矿石,还有似乎运不完的旧坑木。这山肚子里的坑木是怎么回事? 1986



湖光冬色

刘鹏摄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王祥龙

从铜陵市义安区老洲乡光辉村原第十生产队出来,我从村西头,来到连接光辉村村部和老洲乡政府的那条主干道。

这条从洲头太阳岛直到洲尾,贯穿整个老洲乡的乡村公路我不会忘记。20世纪70年代,我在光辉学校读完小学和初中。在近十年时间里,除了周末和假期,我每天来来回回都要走好几次,这条路早已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记忆中。

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刚读小学时,路边的小树刚刚栽下,只有拇指那么粗。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参天大树。我试了试,很多树一人已经不能合围。

突然想起源自西晋桓温的一个典故:“树犹如此,人何以堪!”50年前,我还是一个年仅十岁懵懂无知的乡村少年,正在读书启蒙阶段。20世纪80年代起,外出读书、工作40多年,如今返乡探访时,我已经成为一个两鬓斑白的退休人员。走出半生,归来不再是少年。正如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所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从光辉村原第十生产队通往光辉

村村部的这段林荫大道不长,全程不到两公里,我很快就来到了村部,来到了当年光辉学校所在地。

2014年那次回村,我曾经在学校旧址附近留影纪念,如今这里已经改作他用,完全没有一点学校的痕迹。早就有新闻报道说,老洲乡即将开通公交车,对此我一直很期待。一位村民告诉我,届时这里将成为光辉村的公交站点。

在光辉村村部和光辉学校附近转了一圈,我又重新走回那条林荫大道,准备原路返回。我继续沿着这条乡村公路慢慢前行,观赏路两边的田园风光,努力寻找记忆中的点点滴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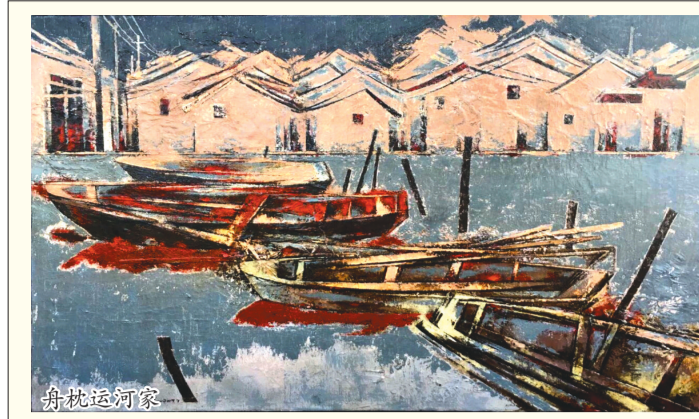
路边一大片平整的地块,庄稼已经收割,留下了零星散落的黄豆秸秆,可见这里刚刚收获的是一大片黄豆。这个非常平整的地块,距离原来的光辉学校不远。我忽然想起,这或许正是当年光辉村灯光球场所在地。

20世纪70年代,不仅老洲乡政府附近有一个建设标准很高、在全县都数一数二的灯光球场,老洲乡光辉村也有一个,就在我们每天上学、放学的这条必经之路边上。1975年,在老洲乡政府附近那个灯光球场上,成功地举办了全省农民篮球赛,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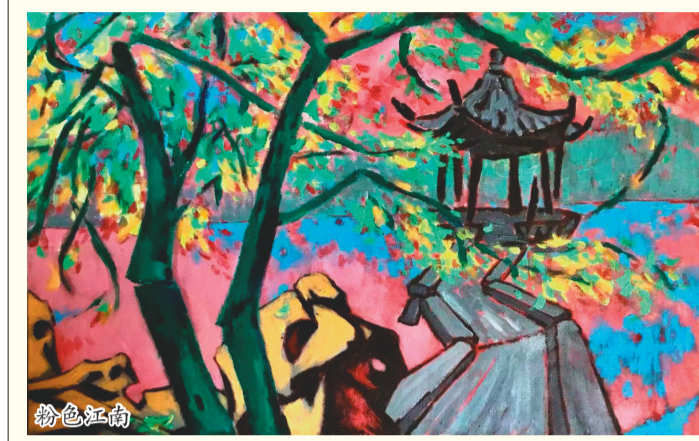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老洲乡光辉村的这个灯光球场,也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少年时期,我们曾经在这里看过很多场次的露天电影、文艺演出和篮球比赛。每年春节,村里都要在这里举办几场文艺演出,其中有歌舞,更有盛行一时的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片段。这些热闹的时光,也正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尽情狂欢的节日。这个乡村灯光球场,曾经给少年的我们带来了无尽的热闹和快乐。

当然,这个乡间的小路上,还留下了我和小伙伴们放学时的追逐和嬉闹。行走在两边树木高耸的林荫大道上,我仿佛看到了小伙伴们欢呼雀跃的身影,听到了同学们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

那些欢呼雀跃的身影和打闹嬉戏的欢声笑语,洒满了我们一起走过的乡间小路,定格在久远的时空,也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留在了我遥远的记忆中。



舟枕运河家



粉色江南



老矿余晖

江林油画作品



画家江林在创作

2023年10月26日上午,神舟17号发射圆满成功。下午,我骑着单车,沐浴着清风,走进江林的画室。他是以航天题材为主题创作的《历史的天空》入选全国第十三届美术作品展并晋京展出的画家。

轻轻推开虚掩的门,墙上、桌上、地上、画架上都是油画,大大小小,风景、人物等各类题材的油

画鼓胀着眼。江林在画架前,正对一幅半身人物肖像油画做最后的收拾。他目不转睛、一丝不苟,画笔摩擦着画布的声音清晰可闻。见到我,他略显局促,用忙不迭地搁笔、泡茶和满脸羞涩的笑容掩饰。近些年,我听说过他的一些事,但一直没有见过面。我想了解他,是缘于铜陵市书画院组织特聘书画家赴皖南秋季采风。我俩共同参加了这次活动并结缘。

采风,我发现每到一处皖南故居,江林都支起画架,观景入画,而且进入画境极快,无视身边络绎不绝的游客以及不少游客的围观,心无旁骛,置身世外。我时常站在他的背后,看他作画。景物的选取、构图、调色,细微处的精雕细琢,整个作画过程丝丝相扣、行云流水,着实让人有种快慰的感受。粉墙黛瓦、楼台亭阁、石桥、流水、远山、蓝天白云在空白的画布上次第展现,经过他的手古徽州特有的景色美轮美奂,一张画布承载着皖南自然与人的和美韵味,让我惊艳不已、啧啧称赞。他有一双灵巧的手、一双敏锐的眼睛,他有一种摄取世间美的智慧。

江林,1971年出生,是土生土长的铜陵人,这座具有深厚铜文化底蕴的山水小城滋养着他。1989年,他高中毕业后,进入铜陵有色房建公司工作,因工作较为轻松,开始自学画画。这一年的暑假,铜陵市总工会举办一个暑期绘画班,他欣喜万分便报名参加学习。授课老师是铜陵师范美术老师桂小虎先生。在桂老师的教授下,他从素描、水彩等基础开始学起。浓厚的兴趣和刻苦努力,一个月时间的学习让他收获满满。一个月时间虽短,但对他来说,这是自己绘画之路上的一个起点。随后的三年,工作之余,他把自己“囚禁”在家中,一心绘画,并坚定自己走绘画之路。

1992年,他报考了国内两家美术院校,专业课成绩都通过了,但因为文化课成绩没有过,遗憾落选。虽然落选,但他没有气馁,下定决心再战。当年底,他就马不停蹄背起行囊上北京,参加中央美术学院考前班的学习,上中央美院是他再战的目标。1993年4月参加中央美院的考试再次落选。现实是残酷的,可他在中央美院这半年时间的系统强化学习,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拓宽了思路。他说,比如素描排线,平时练习都是直线打调子,在这里有了新认识,曲线物体,线条围着结构转。还有对人物的写生以及静物的结构、色彩的把握都有了新的提高。在这里,他结识了不少中央美院的教授,这个对绘画非常热爱、学习热情很高的青年给教授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于经济拮据,这些教授还为他出主意,让他给学生当模特,以此换取课

两次考试落选,不得已只能回到现实。江林开始了一边上班一边在家画画的生活,把在中央美院教授那里学到的绘画方法和技巧运用到自己的绘画中,也有了绘画艺术的思考,由刚开始对艺术的懵懂渐渐有了新的认识。为了家庭和生活,也为了在绘画上有所成就,他辞掉工作开始走南闯北,走过画廊、绘过文化墙、画过出口欧美的装饰画,用画笔体现自己的尊严。

如何在绘画艺术上寻求突破,他一直在思索着。2017年首都师范大学古典写实油画高研班开始招生,江林毫不犹豫报名参加学习。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位老师:刘孔喜,还有他的绘画启蒙老师桂小虎。桂老师早年考研进入首都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跟在刘老师后面学坦培拉,跟在桂老师后面学人体写生。他的学习激情和勤奋师生有目共睹,画室待上一天是常态。只要中国美术馆、国家博物馆举办油画展览,他必去观展。2018年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一次法国学院派绘画展,让他大开眼界。当时观展门票需要120元,这对一个没有经济收入在外求学的他来讲也是一个难题,可他节俭下日常的生活费用,连续看了6次,每次都是开馆进去,闭馆出来。仔细揣摩,临摹画稿,这个展览让他获益匪浅。至今回忆起来,让他记忆犹新,特

别震撼,几乎颠覆了自己过去的绘画观念。向老师和同门学习,不停地画,不断地看展,几乎都是连轴转。他说,在北京的这一年,让自己有了很大变化,这是自己绘画上的一个大分水岭,由民间绘画真正走上了艺术绘画。毕业前夕,他创作了油画作品《民间手艺人系列》,获得老师和同行的好评,这个系列有“弹棉花”“打铁匠”“理发师”等5个民间手艺人组成。这些作品以写实手法为主,展现了民间手艺人的坚韧和韧性、专研自己手艺、为人民群众热心服务的情怀。其中在“打铁匠”创作时,他借鉴了西方古典绘画的一些表现手法,这件作品深得导师刘孔喜的赞赏,这位不怎么表扬人的教授,对他的这件作品说出一个“好”字。

这次的学习和创作,让他对绘画有了深刻认识,对自己也有了信心。他的绘画艺术才能在渐渐被激发。

2018年9月,首都师范大学古典写实油画高研班一毕业,他立即就参加了李学峰教授在宁波画院开办的全国综合材料绘画高研班学习。综合材料绘画是一个新的技法,综合运用油画、国画、壁画,甚至雕塑的技法,集中表现在自己的画作中,材料的选取几乎是无所不能。这个班授课的都是中央美院的老师,老师们从最前沿的绘画思想出发,讲授综合材料绘画的创作技法。学习期间,恰逢2019年中国美协举办“全国第十三届美术展览”。他下定决心,要冲刺这届大展。国家级大展,主题的确立是关键。他认真梳理建国以来我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最终选定航天主题,并得到老师的认可。随后,他集中精力收集创作素材,收集到国内关于航天的图片万余张以及航天纪录片,对这些材料反复揣摩思索,寻找构图思路,激发创作灵感。但是三个月下来,创作进展缓慢。那时候,内心生出绝望的感觉。一次在教室画完后,骑着自行车回到三公里外的破旧出租屋,冥思苦想自己的来时路和今后路,竟然不知路在何方。

30年的绘画路,想回头,那是不可能的了,只有向前进。江林很快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再次投入到创作中。他的作品在老师和同学们的见证中诞生了,赢得了满堂彩。他给这件作品起名为《历史的天空》。《历史的天空》成功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并晋京展出,当时全国入选的美术作品有200件,而晋京展出的只有30件。他成功了。当得知这个消息时,他泪流满面……

航天题材创作完成后,江林瞄准了大运河文化题材。他认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他创作的《舟枕运河家》系列作品就是表达对大运河文化的歌颂。《舟枕运河家》学习红色调子,平面表现手法,房屋抽象为符号化的线条叠加,具象的小舟、桅杆、水、蓝天,线与面的构成,将江南水乡诗样意境展现得恰到好处。这件作品入选“诗意大运河”全国油画作品展,并被印在江苏省“一卡通”上。

2019年,对江林来说是丰收年,两件作品入选国家级大展,三件作品获省级大展优秀奖。2020年6月,《历史的天空》获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安徽省首届‘三个一批’优秀作品”奖。2021年,他以铜陵古铜大通道题材创作了《腊香满沁沁》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第四届“邮驿路运河情”全国美术作品展。壁画作品《词到静时落江南(三)》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2022中国壁画作品集》。

三十年的积淀,在这四年迸发,江林以自己的实力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画院赵培智教授说,他的绘画感觉很好,从油画到综合材料的多种尝试和探索,如今有了不少成绩,他是勤奋的也是聰慧的,他对自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看他近年来创作的作品具有版画意味,减弱了色彩对比强调平面构成,追求黑白灰的趣味性,初步形成个人的面貌。

一路走来,酸甜苦辣尝尽,人间冷暖皆知,初心不改,终有所获。他说,作为画家,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静下心来搞创作,反映时代主题,体现时代审美,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群众,这是根本遵循。

2023年12月2日,江林的个人画展在铜陵美术馆举行。天已亮,希望在前方。

天已亮

记画家江林

□王松林



铜官山